

## 归侨往事

## 我的学医之路

□ 张如琪

我是1953年回国的印尼锡江归侨。回国那时,我才13岁,性格外向,又是个“左撇子”,而且见血还会晕,想不到后来我会成为一名医生!这与亲人们的鼓励、支持与关怀分不开,更与我回国后成长在祖国温暖的怀抱、沐浴着祖国的阳光雨露、接受祖国的教育培养分不开。在回国67年的漫长岁月中,是祖国给了我智慧与知识,给了我砥砺前行的心和勇气。追昔抚今,感激之心溢于言表。

回国后,年少的我在集美中学念书时,本想初中毕业后去洛阳拖拉机学校学开拖拉机,觉得做个拖拉机手多么惬意呀!当时洛阳拖拉机学校来集美中学招生,学习成绩优异者可保送。时任集美中学校长叶振汉知道我要去报名,当即找我谈话。他说:我希望你升高中后争取考大学。你的父母在国外,我有责任管好你的生活与学习。就这样,我听了叶校长的话,放弃当拖拉机手的念头,上普通高中,被保送到本校高中。

当我念高二时,省体工队来我校招运动员,我又被招到省体工队女篮球队。训练时,我不慎把左足跟扭伤,伤势很严重,我不得不转到射箭队,参加了全国第一届全运会(1959年)。任务完成后,我被保送到北京体育学院,我太喜欢了!可是,当我将此事告知在国外的父亲时,他坚决反对,马上写信告诉我:你爱好体育运动我不反对,但只能作为业余爱好,如作为事业,建议你学医。他说,医生哪个朝代都需要,而且是受人尊敬的职业。我听了父亲的话,从省体工队退出,从福州回到厦门,到集美中学继续念高三。

1962年我如愿考上了福建医学院医疗系。在校期间,我刻苦努力学习医学知识,为毕业后能服务社会掌握了基本的职业技能。然而,在福建医学院的第二年,意外的事发生了:有一天上体育课,我跳高时不慎跌下,伤势严重,只好休学一年。真是祸不单行!1961年,中国和印尼关系恶



张如琪(左2)在福建医学院与归侨同学的合影

化,侨汇中断,我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。系里的张哲之书记得知我的情况后,特批给我享受乙等助学金,每月12元人民币,直至毕业。

在医学院念书期间,集美中学的叶振汉校长还关心着我。他到福州党校开会,还特意打电话叫我去党校找他聊天。他关心我的学习、生活,鼓励我要克服困难,有信心学好医。此事已过几十年,但我还是记忆犹新,念念不忘!

从医学院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云霄县陈岱公社保健院,6年后与一位云霄籍在厦门工程机械厂工作的工程师对调,到厦门工程机械厂当厂医,直至1995年退休。

我觉得人生在世,要有一颗感恩的心。我感恩祖国,感谢叶振汉校长、张哲元书记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教导,感谢社会赋予我们的使命,感谢父母和亲朋好友!为此,我

在2007年到市红十字会登记捐献遗体 and 有用器官。我在参加厦门市文圃山的遗体与器官捐献文化馆建设时,《厦门日报》记者采访我,我讲了几句话,刊登在2011年4月3日《厦门日报》上:“我是医生,当时我们学习解剖时,尸体来源就很困难。我希望人生的最后一程能为社会作最后一次贡献。”

回顾我已经走过的人生岁月,作为医生,我觉得这个职业很好,我的座右铭是:行医德为先,服务诚为本。



张如琪近照



2018年张如琪(前排左1)与集美中学同届同学合影



嘉庚小故事

## 祸不累人

□ 陈经华

新加坡失陷后,日寇便四处搜捕陈嘉庚。

陈嘉庚几经辗转,到达万隆,随后转至巴城,拟寄寓于印尼(时称荷印)侨领庄西言家。不巧的是,庄西言已携家眷移居数十里外的别墅去了。

陈嘉庚到印尼爪哇,本是避难。避难自然应该保密,另外,陈嘉庚也处处小心,不愿意惊动别人。然而,陈嘉庚到来的消息却不胫而走。他才住下,安排停当,便有几位侨领前来拜望。

第三天,消息传来,日军已在爪哇登陆,巴城沦陷在即。一时,气氛骤然紧张。是时,交通大都切断,无船只可往他国,往万隆的最后一班船的舱位已被各国领事馆包订一空。陈嘉庚只好在友人的陪同下,往芝巴容会庄西言。

庄西言一家,早已搬迁,住在芝安术一个好友的橡胶园内。此君叫陈泽海,为人还算仗义豪爽。庄西言原无意搬迁,后来听说陈嘉庚将至,特意向陈泽海借胶园内的寓所居住。陈泽海二话没说,马上答应,并着手准备卧具家私。于是,庄西言便把他家室先迁了来。

陈泽海来见陈嘉庚,对他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。陈嘉庚亦对他在此战乱之时假寓接纳、热情招待表示感谢。

“我十年前到新加坡,朋友带我去参观陈先生的制造厂,您还亲自开罐头,拿黄梨(菠萝)糕招待过我们呢!”陈泽海说着,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

“是吗?”陈嘉庚说,“这么说,我们已是老相识了,可惜,我已不记得了。”

山雨欲来风满楼。日军还未到,各种各势力便乘虚大肆活动,烧杀打劫。巴城一片混乱。日军终于来了。荷兰军望风而逃,一弹未发便溃不成军。日寇长驱直入。

没过几天,日军找上门来了。庄西言的弟弟被日军叫去,令他带着日本宪兵队长的亲笔信来找庄西言。信中曰:请庄先生速来见,有事相商,切勿延迟。另外还带话说,如敬请不来,将别有伺候。

庄西言一家惶惶然,一时拿不定主意。去吧,凶吉未卜,恐自往虎口送食;不去,岂不等于往自己头上招灾。百般无奈,只得应招前行。临行前,陈嘉庚坦诚地对庄西言说道:“如果敌人知道你和我的关系,需要怎么说你就怎么说,不必为我避讳吃苦头。”

果然不出陈嘉庚所料,敌人真的问庄西言可知陈嘉庚到巴城。庄说不知。过了几天,敌人在巴城大搜捕,抓去华侨百余人,陈嘉庚甚觉不安。

为了不累及陈泽海一家,累及其他华侨,陈嘉庚决定离开陈泽海的橡胶园,冒险另往他处。



走遍世界

## 中亚“五斯坦”之行(下)

□ 李世平

土库曼斯坦是我此行的第四个国家,首都阿什哈巴德新城区所有建筑外立面全部是白色的大理石,真正的“白色之城”十分壮观和明亮。该国女子的容貌及服饰也特别漂亮,是一道吸引眼球的风光。

土库曼斯坦著名的古迹有尼萨遗址、梅尔夫古城等。库涅-乌尔根奇古迹区曾是中世纪花拉子模的首都。现存陵墓、方塔等古迹众多,其中一根高62米的宣礼塔为中亚地区最高。在这一大片几近废墟的建筑中,只要细细搜寻,总能看到一些精美的砖瓦雕刻,还在传递着当年辉煌的时光。另外,两次落日时分的风光让我印象深刻,一是默伏历史公园,一座巨大的古建筑突兀而孤独地挺立在空旷的荒漠中,一轮金黄的夕阳盘桓在

建筑上方圆形屋顶的正中。天空一片粉红,建筑被染成紫褐色的剪影,画面充满热烈而崇高的意境。另一个浓烈到极致的景观是“地狱之门”。这是一片人为造成的火山口天然气体引发的大火坑。直径约50米,深10米。此时,晚霞正在变成蓝色的天幕,大地渐成黑褐色,大坑一片炽热和通红,被称为最大火坑的“地狱之门”正肆无忌惮地释放和浪费着地球的巨大能量——无数的火团已在这里燃烧了几十年!

相机装满了色彩浓烈的照片,我来到“五斯坦”之行最后一站——乌兹别克斯坦,这个位于中亚腹地的内陆国拥有许多世界级的人文景观。

首都塔什干为中亚著名古城,是古代“丝绸之路”上重要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,现在

依然是乌国最繁华的城市,城中的独立广场、大巴扎十分热闹。我参观城中的布拉克清真寺,有幸看到最早的《古兰经》手写本,据说全世界目前仅有3本,而至今所有古兰经印刷版本都是以这3本为“源头”的。

距塔什干西南450公里的布哈拉历史中心,其城市在中世纪是中亚地区最完美的典范,当年的城市布局至今保存完好,我住的旅店就在老城最中心地段,从早上4点到晚上10点,从日出到日落,我漫步在这个“博物馆城”的大街小巷,领略着各个王朝修建的宫殿和清真寺。另一著名古城是位于乌兹别克斯坦西南边界的伊钱卡拉希瓦古城。古城位于阿姆河下游的希瓦绿洲上,几千年的历史使这里融合了希腊文

化、佛教文化、伊斯兰文化和马其顿文化,最终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一大中心,19世纪希瓦达到发展的高峰,建造了一批雄伟的伊斯兰纪念建筑。这个庞大的古城今天依然完好。距塔什干270公里的撒马尔罕则是古丝绸之路的著名城市,也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。撒马尔罕的旧城为古迹集中地,其中以铁木儿帝国时代建造的宫殿陵寝最为壮丽。雷吉斯坦广场的经学院建筑群,规模宏大,装饰精美;城市东北部的兀鲁伯天文台是著名的遗址;沙赫金达古墓群中不少建筑都是杰作,五光十色,模式优美;铁木儿夏宫城门高耸入云,令人叹为观止……乌兹别克斯坦古城如此庞大,且建筑和人们生活状态至今保持得这么完整和“原汁原味”,游人又能毫不受限地穿行于每个古迹角落,这在世界其它地方是少有的。

当然,我也担忧,脆弱的古城能毫不设防地承受那么多喧闹的、上窜下跳的游人么?